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論

責善朋友之交 斛泉疑 道字訛 論

朋友之道何居乎曰責善而已矣責之以義使得遠於不善不幸而有不善責其不善使得返於善而已或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已之不能而責之人可乎曰否此爲疎者言之也朋友者志同義同美醜同其有不同弗與友也我以善責之友友以善責之我交相責也交相善也何論能不能必能而後責是愛朋友不如其自愛也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其玉予而石友毋寧石予而玉友也

或曰易有之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六藝之書莫不讀百家之言莫不聞友善子式之子善友則之不已足乎曰是固然矣不曰美疢惡石乎由子之言必進粱肉而廢藥石也人徒知粱肉所以養生而不知藥石所以救死愛如子敬如父母苟有疾藥石之而況朋友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其生也可樂而死不爲之悽愴粱肉乎藥石乎吾無與必也路人路人其朋友吾亦忍或曰吾聞君子之愛人美則著之惡則隱之如之何不隱不善也曰人有美未或不聞其有惡未或聞如之何其得改也今也必使聞其未或聞聞其未或聞必將懲

於先戒於後雖肆猶將顧畏而不敢而曰毋乃人之多言乎則其失也罕矣夫然故全其所美去其所惡以有其令聞是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而曾子亦言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吾以細人待其身是自薄也不以君子待其友是薄友也自薄不可薄友尤不可且惡知朋友之果不如子路乎哉或曰是則然矣人之性習不一等也進言之道法巽不同而諷直亦異誠如子路責所得而施誠不如子路責惡得而施諸多見其憤疾而弗平愈懟而不返也曷俟之徐將自悔即不言獨不愧於心乎鄭伯之事是已不及黃泉無相見雖無潁封人其不悔諸曰是

同封人之爲力多也夫以鄭伯之陰賊殘戾也不有於段何有於姜苟非封人初悔繼將弗悔惡必其終母子如初且克段於鄢春秋惡之爲其不早爲之制而以惡養天倫也使早爲之制則段之不義不至於甚通此義朋友之悔未必如鄭伯而予見惡而養之是則鄭伯也已或曰今有人於此有不善未之知自子責之而莫不知毋乃不可乎曰否德莫醜於黨非勇莫大於改過起穢者必臭揚泥者必濁欲自欺乎則淸夜有心矣欲欺人乎則道路有口矣欲人弗聞將弗可得而覆相隱而弗告是盜鍾之智也楚有盜鍾者聲宏然畏人聞之亟掩其耳人方笑其愚而子

欲予效其智乎予言之友故之人不知絶其欺人知之彰其勇是兩得也或曰墓門有棘刺佗也其詞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世固有撻之市朝而不恥者雖責之庸濟乎曰君子之于人盡其心而已濟不濟則存乎其人爾責之不受失在彼意其不受而不責失在我吾知夔夫朋友之道之不盡何暇計其濟焉否乎佗惟無良師友以至於不義爲詩人所刺予誦墓門之詩而不察其二章未知詩人之厚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二章之詞也雖不見顧猶有望之之意焉詩人之厚也或曰予

畀今之人將以爲薄也吾交於人有年矣譽之則莫不喜
規之則莫不慍其爲言曰迂哉則其賢者也不則曰彼惡
知彼惡知雖然猶爲賢者也甚者見厲於言色甚者齧齒
矣心終其身勿忘形醜而惡鏡木曲而憎繩墨人人皆是
也子獨不戒忠信之得僇而婞直之見困乎曰友道之勿
立也久矣予痛之趾趾相躡齒齒相訣酒食馳逐而外衆
以賄擠以勢而已得罪宗黨弗顧也笑譏里俗弗顧也背
教而趨畔法而蹈又弗顧也及於義者無有哉予不能遯
人而遊於谷也猶將與人交少長於斯而謂匡救之不能
恐懼不敢出遂坐視其得失予恥之孟子謂柳下惠不恭

爲其與鄉人處爾爲爾我爲我袒裼裸裎與之側油油然弗之卹也而予以處夫朋友不已薄乎予所謂厚人謂之薄河傷哉或曰朋友之不終古今之傷也故孔子不責原壤之歌木而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然則孔子非與曰是或一道也子獨不聞夷俟則叩其脛乎夫歌木大過也夷俟小失也不責其大而責其細聖人無權與若曰責人之喪爲弗堪也責之以小爲可改也使退而思曰故人於我小者猶將責焉況其大者乎苟如是原壤雖耄猶及爲補過之君子是或孔子之心與或曰凡予所云非爲能改者言之也爲夫不能

改者而汲汲焉以責之徒長怨惡而無所匡救不若寬之不爲責姑不失好焉庶幾古之人全交之義云爾曰是亦鄉者齊不濟之說也古之人有言曰朋而非心面朋也好以面不若好以心心苟不好面焉恥也不顧其心而顧其面愚也吾病今之人之好以面者衆也昔者管寧與華歆友既而曰子非吾友也割其席而與之絕天下不謂寧之不終而謂歆之不足與交誠若歆者雖失其故又奚病雖然吾惜歆之終不反其所爲以及此也使歆而能反其所爲寧之割席猶爲責善之道也

丹朱論

或言丹朱堯子雖不肖視他人子猶爲賢也竊疑不然爲他人子者父之敎十八而九失也師之敎十八而九失也宮庭無德義之薰出門多匪人之比以堯爲之父以夔爲之典樂以契爲之司徒在朝皆浚明祇敬之林左右無巧言令色之類堯之子其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而反不得比於他人子其不肖視他人子宜爲過之何者他人子雖可以賢父之敎師之敎其勢或不可以賢堯之子雖欲不肖父之敎師之敎其勢不能以不肖不能不肖而卒不肖豈猶他人子之不肖殆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或曰以書胤子朱啟明之語言之未見其

為下愚也不肖猶云不類蓋弗類乎堯已爾奚至不如他人子曰予之信其不如他人子亦由書之言未信之也夫堯不曰嚚訟矣乎夫禹不曰傲矣乎人之所為克類者謂能為善也既不道忠信之言又能以智辨禦人以口而為嚚為訟抑又侮慢自賢肆志凌物固自絕於為善之路矣不知善之當為不善之不當為愚乎明乎以是人侈然上位必剛戾而自用必拒諫而飾非必棄賢而保佞典章毀蔑凶人充朝驩兆之徒亂於內三苗之徒亂於外諸侯之賢者將起而征之矣或曰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典刑輔之以舜禹惡必遂覆亡與曰不觀

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屬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曾能制其慾雖傲戾否邪夫朱亦受之倫而已使受當日不爲天子勉守侯度以終其身無以濟其不才稔惡盈至乎極也堯之於朱猶舜之於象也二人傲一也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適必一也不得暴彼民則可以保其身非特可以保身因可以不失富貴以是爲親愛之也舜之於均猶堯之子朱也聖人待不肖之子若弟恩全義亦全也曰然則伊尹周公何以能得之于太甲成王與曰非是之倫也成王幼不能涖祚未聞有失德之舉也太甲之德不及成王其初不

順於師保商祚幾危然能遷善改過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歸亳朱豈能怨艾之人哉未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飾非拒諫其才足以侮物自賢之人而能悔過遷善者也予因之有感於蜀後主之愚蓋不若是之甚也作史者以蜀之亡故甚言之後人不察因而信之耳觀其於諸葛丞相恭敬聽從始終不貳其在位也未嘗變易父之所任顛倒進退之後世人主未之能及也不幸人之云亡邦國斯瘁向使諸葛久年出師之志少伸中原豪傑杖策以從丞相集衆思廣忠益宮中府中量才而任使之卽不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蜀必不亡禪以天年終其子繼之後

人未必不以爲守成令主子是以悲禪之亡不幸也非盡不肖之故也

張子房論

子房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亡子房以世韓相也破家養士以報韓讎始皇之左右必有陰爲子房用者況秦承六國之後强戾以取天下豪傑之子爲其父臣爲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人各有心特劫於勢耳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觀夫魏王兵符竊於卧內薛公狐白盜之庫中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亡

命何隙以動其得人死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荊軻之死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軻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冑之士執兵環衛嘗千萬人矣彼挾椎而狙伏者嘗不出十步之內毋論秦之無所逝抑亦伏之奚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爲子房用也論者不察於凡難爲之事率詫以爲神豈不惑哉

漢文帝論

人主學術不可不正漢之文帝三代以下最爲恭儉之主然有大過如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殺吳王子而不問釀成

與亂孟子以瞽瞍殺人士師執之於義為正而當時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為之師傅者何以幷得無罪也使廢太子而議其師傅諸侯王之子莫不戒懼怵息非敢驕縱異時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七國之亂不於文於景固緣文帝之時諸侯王皆幼師傅用事如賈生所云亦景帝之為人素無以服其心也若是者固有本末矣文帝學本黃老跡其平生多以清淨無事為道是以匈奴則和親制度則依陋其不用賈生亦此意也夫所謂無事者因乎事之所當然不以私智擾之如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刑賞在物而已不與也推之因革損益莫不皆然非謂

嘗爲而概稱之也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太簡孟子以大禹爲行所無事帝王恭己無爲之義盡矣夫以文帝天資之美進之堯舜文武之學其德豈獨優於漢唐諸君抑繼其世者未必止於景武而已黃老之弊流爲申韓景帝天資雖遠弗逮文帝然以鼂錯爲師傅是亦文帝有以開之也武帝雄才大略而果於誅殺胡野內外傷夷塗炭良由積漸使然非特秦之餘毒遺烈而已然則學術之際何可不愼也哉

王成胡騰論

世稱節義多云程嬰杵臼朱子既嘗辨之以爲考諸左傳

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而閱數百年猶稱之不置予讀李固傳所載王成及竇武傳胡騰事豈不較然徵信與世所述嬰臼義盜有殊乃不稱此而稱彼何也豈朱子之書見者或罕而東漢史未之讀與夫風俗之美至於東漢所稱一變至道者也讀其史傳猶可以立懦夫之志而朱子繼聖人而起格物窮理尤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也不務讀此而屈首閉戶反覆於戰國韓莊以及稗乘外教之屬不已病乎竊以讀書之習未正其於世

道人心未有幸也予故表而出之而爲之附論云

按李囦傳囦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變時年十三姊文姬賢而有智見二兒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預藏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囦三子二兒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德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

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按竇武傳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武武死賓客姻屬悉誅夷家屬徙日南騰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

張邦昌論

甚矣世教之不可不明也予讀五代史至唐六臣馮道傳竊爲悲之當是時天下之勢如逆旅然蓋不知君臣之義爲何物矣宋興崇儒重道四五世迨乎關洛之教盛行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浸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昌爲金人所立南面稱帝矣因呂好問之言而退就臣列雖人心所向誅非討逆之語有以深懾其隱亦由君臣之義素明於中也不然助逆勸進者當不止吳幵莫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矣誰復爲言立孟后迎康王者卽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誅治諸嘗受僞命

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隅歷百有餘歲有以也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於王莽曹操好問之功均於狄仁傑矣孰能辨其非是哉李忠定所以堅持僭逆偽命二議而以爲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十萬揚雄號爲學者尙爲莽大夫曹操篡弑已成猶顧惜名義自託於周文王而不卽行改物之事是亦東漢節義之風有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矣嗚呼綱常名教何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哉

許魯齋論

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非則

惡賢諸曰原之也出處之際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語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原諸曰以魯齋之賢故原之也為其生於金在宋未嘗有踐土食毛之義與彼許衡者何人也亦奚自而原諸曰誠如是子亦可以無問予亦無俟乎原之矣以賢則不當仕於元以仕於元則不得為賢今也賢而仕元故原之也曷原之魯齋生於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金滅於元饑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嚮學伊雒遺書存焉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郡邑以魯齋應召為伴讀固已失

之於早矣其後學日益進行日益修忽必烈爲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爲非矣而勢不能以不仕則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爲不失潔身之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正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踰始終一轍也逆元主三授之勅令卽其家居授生徒魯齋藏之屋梁雖其子不使之知若有深諱者觀其不陳伐宋之謀至身沒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噫其志亦可見矣蓋以爲始之未嘗學問不能無求聞達以自全於亂世及乎身之既失後雖悔之已不可以復追是爲不幸也已後之論者

欲爲之文則以元之用漢法爲魯齋之仕之功賢者又從而推尊之以爲進退出處合於孔子夫元之政狄道也魯齋之所陳元能行其一二否耶孔子見南子見陽貨而卒不仕於魯衞公山佛肸之召而卒不往何也不可以仕而不仕也以觀魯齋合乎不合乎夫仕元之非魯齋不以自文而奚俟後人之文之也然則扃亦自拔而南乎曰是未易言也且宋之爲宋何如矣然則其於蒙古子弟也扃爲而教之曰是特仕元之餘事也夫曰猶賢乎立於其朝爾已有教無類夫子固言之於蒙古何擇焉然則其賢也扃知之曰於其言語行事而知之子也讀其書蓋知道者也

然則有人焉置身弗義矣而假飾其言行之善以傳於後是得爲賢也乎曰非是之類也昔者百里奚之相秦孟子謂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夫亦論其平生非富貴利達之人也今也魯齋其富貴利達之人也哉夫仕元則亦鄉黨自好者不爲之類也予故竊取斯義爲原其志而論著之亦因以見出處之際一朝不愼則雖賢如魯齋猶不免於非議而後之有志於學者尙其以魯齋之蚤於聞達爲鑒而無貽來世以口實哉

向與友人論此一非魯齋一是魯齋皆不以爲然予闕疑焉俟異日所見或有不同初夏朗思過海上間以商

之朗思曰然命予以意著爲論說遂成此稿以質諸同志得失當否必有定論也

許魯齋論二

魯齋沒三百餘年以來論者衆矣尊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以愚測之讀其書者未必論其世論其世者未必讀其書似皆未究魯齋之本末而輕爲論說者也魯齋北產也陸沈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刃百死一生之餘悅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雒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爲

龍德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其與子書亦云吾短處在虛名牽制此實語也悔辭非謙辭也魯齋之初或者於遯世不見知之義有未之能乎由是思之其尊之者亦得毋太過歟然士君子生於亂世或肥遯邱園或浮沈下位或晦迹賃傭或棲遲京輦抑亦時命使然未可一概論也要在潔其身而已魯齋賢者豈不自愛其節而以元人之富貴爲榮者乎然則仕元固無譏與曰仕元而蒙譏魯齋之不幸也人固有幸有不幸吾於魯齋敬其人而未嘗不悲其遇原校一本人固有幸一句作然魯齋所遇之不幸人有甚於仕元者也二句

辨

私謚辨

汪孝廉渢字魏美杭州仁和人中崇禎己卯鄉試乙酉以後肥遯守約不接人事窮居二十餘年而沒友人徐介高尙士也爲之誄私謚貞靖處士

竊聞私謚非禮自漢唐以降朝廷之謚不能盡公者後世僉議其不宜若乃謚出於下則名實易亂細行加大名全德舉偏節人各行其愛憎之私將使淆亂之餘不可稽詰抑人之生也爲賢爲不肖小者鄉國大者天下自有公論雖或見詘一時猶將獲信異代奚必以謚重哉然則稱之無

宜如何曰若汪君者不失其身可謂孝矣砥礪名節可謂廉矣生而嘗舉於鄉宜莫如仍稱孝廉汪子禮得而分定生順而死安庶乎君子愛人之道或曰世之舉於鄉者無賢不肖率稱孝廉實則不可問也不孝曰孝孝者恥與同其孝寡廉曰廉廉者不屑同其廉比而一稱將使垮節之士何以自別與曰實從其名者人敬而身安之名違其實者恥孰甚彼失其實者行道之人皆知羞惡夫使行道之人皆羞惡己名雖與之同又邉衄焉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彼不孝且廉者同乎此之孝且廉恥在彼此孝且廉者同乎彼之不孝且廉無足恥在此名同則同實異則異

無嫌於同何以求異爲哉彼世之論文謚武者果文果武矣乎謚忠謚正者果忠果正矣乎宜文不宜文宜武不宜武宜忠不宜忠宜正不宜正孝子慈孫不能阿之以私謂不宜爲宜也推此以論謚固不可勝詰矣古今之人蓋有有謚而名不彰無謚而名不泯有有謚未嘗不辱無謚未嘗不榮者至衆亟亟易名甚無謂公與私一而已古之人私謚其師友者代有之類皆憤嫉當世之所爲有道者奚事焉予嘗歎史册之是非去取公焉者罕也紀載所及中情實者幾何譽焉或非其人毀焉或無其事是以君子存心求不愧於天無惡於志遯世不見知誠不悔也矯矯之

節溢美之辭其然豈其然敢不愼諸願以質之徐子

辨惑一

里有繼母疾其子刲肝以療鄉人嗟歎往而觀者千餘人或拜之贈之錢若米聞之有司有司旌異無不稱孝子者予謂於今之日世教不修彝倫攸斁父子之恩薄而弒逆多有若而人者弗忍繼母之死不知所以爲計猝其愚誠一旦而出於是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若乃流聞一時遠邇歎羨可以見秉彝之良人人具有雖在汙俗感之輒應也特揆諸義理之正則惜其於孝未有當也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刲肝之事於三者之義

何居焉禮父在母死不敢終三年喪故爲之服齊衰期家無二上也居喪疾病飲酒食肉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毀不危身爲無後也以繼母之故而剖其胷不死幸也死則其如父何如無後何且夫繼母如母爲有父也然曰如母是以義起者也爲繼母者雖有鞠育恩比之所生宜有間矣假令所生母疾當如何假當父疾更如何道也者必人人可共由也父母疾而刳其肝可由乎不可由乎人子之事其親養則致其敬疾則致其憂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必不得已籲於天禱於山川神祇祈以身代止已是以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弑不脫冠帶而養

大禮以爲經爲其可由也若乃有司之旌則固所爲樹之風聲者也今使旌一人爲使人慕而效之人紀於是乎立風俗於是乎醇有司之職也然其事必也非獨賢者能之百姓可與能也刲肝之事可能乎不可能乎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與能者聖人不以立教君子不爲也或曰人之情爲所生母非難也爲繼母故足難予謂繼母猶慈母也昔者魯昭公喪慈母記禮者以爲非而予未之聞與或曰是非所計也一事也撫轉計較而後爲之則必至於不爲爲之亦不勇矣此褒衣之士所以拘文牽義而見義不前也若彼誠心而爲之不顧死生不量濟否爲人之所不能

為雖聖人無以過而子反議之深何與曰正子所謂率其愚誠其心固有可矜事亦人之所難而揆於義理之正惜未有當者也而謂聖人無以過聖人之孝果若是與世教之傷也言孝者不法大舜文王曾與閔騫而王祥郭巨之屬庸人孺子皆稔言之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或曰子往而視其胸創則已合問其事獨厥父一人言之刲不刲未可知也或曰是蓋平濟溪之人而為之將以為利也予曰是未可疑也鄉之愚人奚所慕而效之且人孰有以身試死地而以為利者乎人心薄習俗非有不善蓋而彰之苟有善者而疵之不可訾亦從而掩蔽之不可掩蔽則又相與

刻推之以爲心未必然也夫心無形者也舍昭昭之迹責其冥冥之心鮮不出於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之論也予故不忍疑其事不欲推其心惟就其所聞揆以義理之中正一軌於人人可由百姓可與能而不悖乎聖賢之教而已董子曰心不欲以爲善而不明於義反陷於惡程子曰孝弟而不中理或至於犯上此類是也凡予所憂憂夫人之好爲詭畸以震世駭俗動稱聖人而實離乎道者也故不敢不爲之辨

辨惑二

里有纔葬其親踰月而身死者復有改葬其親旬日而身

死者人曰自是人將無敢營葬其親矣予曰不然由前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不急葬其親矣由後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輕惑形家邪說改葬其親矣或疑之曰彼葬親踰月而身死者年已六十餘親之死已久矣今日者幸也葬畢而身死若身死而親未之葬何以爲子厥罪可勝誅乎九京之恨寧有窮乎若彼人之親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歲月既久而爲葬師所惑無故發其窀穸動其遺骸使易故處心愉力屈以至於死是則可爲永鑑耳胡可一概論也或曰二人之死必其卜地不吉時日不利以遘斯禍也曰予之言溺形家邪說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彼年六十

餘親久不葬非以吉壤未得乎時日未至乎抑亦葬師未得其人乎今日之葬未聞不用葬師也謀之葬師地與時日豈不盡善謀之卜筮豈不協吉而身適以其時死焉葬師不任厥咎也況改葬之家固以為避禍而邀福矣豈不以為優於前日也而反得禍何也然則厥咎孰任之曰無任也彼其親久而不葬於心必有所不安者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窮必反本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是以平生役於利欲忽於是時皇皇焉思葬其親其皇皇之心善之端也一日之誠也誠之所動鬼神可格是以使之得畢事而身死君將佑之也夫亦可以無憾於九京矣使葬之

不舉踰月身未必不死其視葬畢而死相去不大遠哉若彼改葬者年則已老血氣則已衰家又貧也勉焉廢其舊而新是營不顧死魄之不寧生計之益困困斯勞勞斯瘁瘁斯病矣況乎親之遺骸藏而復暴當是時必有所不忍見者爲顙泚爲心痛創焉愴焉以是而死自作之孽而已又誰咎焉且夫生之有死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也修焉而彭短焉而殤亦各有命譬諸草木春至而榮秋至而落方其榮孰爲福之及其落孰爲禍之觀夫衆芳未歇而翠姿已槁羣卉正謝而荔挺方出天地之大也氣滋而生氣盡而死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或幾死而生或方生而死孰

知其故人於其間顧義之當爲不當爲如何耳當爲則爲之不當爲則不爲以不貽沒齒之悔則百年可也旦暮亦可也孟子所謂正命是也命不可知守正以俟而已胡爲惑彼羣邪搖舌鼓喙以亂人意耶

議

賃耕末議 辛丑秋日作○炳按海昌陳氏本作上多子高曆予命五字

封建之日諸侯世國大夫有世家庶民無世產而無無產之人郡縣置五等廢卿士無世士庶民有傳業其多寡有無之數天子不得制也及其世也受之先祖載之國籍殆與公卿大夫之采地諸侯之錫履不異矣其聽民買賣强

者曰鬬弱者曰蹙鬬者兼幷連阡陌蹙者削割無立錐亦勢然也然則產之由寡而之多自無而之有等於開國承家其自有而之無由多而至寡等於失地滅國史氏以素豐之家方之封君有以也貧者耕豪家之土或食食受直而爲之傭或自食力耕而輸其入之半授受出納居然君民臣庶之義焉予怪世人食其利不維其義安於俗不揆諸道莫賃耕若也且夫覆載生民一而已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資也孰宜勞而耕於野孰宜逸而享於家特以幸而有產不幸無產之故使勞者不免饑寒逸者肆其衎樂義乎不義乎矧德未必果能過之惡能享而弗怍也天

子君臨庶方箇萬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貢而猶昧爽丕顯日昃不暇食以康民之功若勸農桑省耕斂問疾苦采風俗爲細民身家計至周至悉迨乎衣食足矣爲之設師儒敦庠序徇木鐸布始和昕夕惕惕唯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又慮後世子孫之忘艱難也師傅以導之瞽史以申之行遊郊野以觀示之甚者俾長民間暨小人而習擾之乃克永其天祿也今以鄉士庶人思不逮乎雨暘趾不履乎疆場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蝗人憂之東阡西陌弗之辨秫稌菽麥不之別以至良頑勤惰異其情壯老强羸異其力佃動休樂異其時均弗之識也燕息深居坐資

歲入幾不知稼穡爲何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爲何人習逸生驕習驕生罔淫侈之端日日以起乖義已甚乃或恃其權力淩侮侵迫之用其智詐倍塍奪攘之以至僮僕之恫欺田保之中浸耗數不一蠹蔽多門由是術也黠則休愚無告矣休則黠長無告則愚虐長黠而虐愚忠信滅詐僞成家不立矣需其禍敗可翹足也縱令長有厥家揆以道義之當否固應反側於心矣詩南山之篇享皇祖也農夫曰曾孫壽考又曰報以介福甫田之篇祈有年也公卿曰農夫克敏又曰農夫之慶上以愛乎下下以親乎上一體之誼如是今末維其誼維其勢有土不能盬貧戶爲之

懇墾則賦役足供衣食足給不墾賦役不能供衣食不能給賦役闕則刑戮加衣食匱則凍餓至則是豪家之命懸於貧戶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君子之行也皇皇求利小人之事也彼貧戶早作晚休露體泥足以從事田野亦欲資其利為父母妻子計若多其力寡其利何鄉不可施耒耜而獨戀茲土乎夫貧戶輸租豪家與豪家輸賦於國一也朝廷下蠲放之令多不過畝撒升而歌舞作暴君汙吏窮聚斂之方計畝而言所益亦不越升合而怨咨起何不推是以反思之與然則宜如何曰有田者務以仁義固貧戶而已取之額可損不可益使墾田之農不至失利義也

推誠敦信憂患與同勞苦與念相關之情有如婦子仁也法則康功之心由繹南山甫田之指兢兢焉不敢為秦越之視以重困乎耕人庶幾厥業可永子孫與有賴已因約其義條爲之列俾可世守以不失古人一體之誼云

佃 某姓 住某村父子兄弟共幾口中保某人自

戶名 某年起至今計若干年

種本宅某字圩田幾畝幾分幾釐額該租米幾石幾

斗幾升幾合內收糯米十分之一

某字圩地幾畝幾分幾釐額該租柔銀幾兩

幾錢幾分幾釐內收綿十分之一

一本宅米斛五斗三升斗升應斛斛等用十三號秤用十六兩三錢

一年成若遇水旱田例照四比每畝免米若干

一佃戶若係鰥寡孤獨田每畝免米一斗地每畝免銀一錢孤子成丁則止

一佃戶不幸有疾病死喪及水火盜賊等事本年米每石免一斗銀每兩免一錢有所稱貸量力應之

一佃戶若遇父母齊年及生子嫁娶等事其家給米一斗若本宅遇有喜慶之事召與飲食

一佃戶若係布種無資每畝貸米二斗秋成照數還納白米不起息其遇水旱用力車救臨時酌貸

一佃戶運米到門給與酒飯每人飯四碗酒四碗肉四兩魚鮝三兩家人不得科索脚米斛面若平時有事遠來亦與便飯

一佃戶畜養猪羊雞鴨及種植瓜果之類本宅需用照時價平買若畜牧無資本宅發與小猪牛年照飭兩收肉毋羊仍歸原件

一本宅有事佃戶若來效力仍計工值酬勞

一佃戸子孫若父母死無所依賴者本宅收養長而歸之若老而失所願於本宅效門戸埽除之役者養之終其身

一佃戸若能力行善事如孝弟忠信義讓等事本宅特具酒食勸勞其或與人忿爭亦爲解勸若本宅延請賢師佃戸願令子弟受教者朔望之日特乞先生爲之訓戒

一佃戸凡有不孝不弟犯上作非及酗酒賭博惑於邪教不務本業者租課雖不虧欠其田亦行別授

附紹興佃種法

田主任穀種肥壅車具佃戶任耕作收割○水旱車救田主具食佃戶用力修圩堰開浚塞同○秋成春熟稻麥平分○收割佃戶家遠食田主田主家遠食佃戶本身之外照料一人○稻麥分到田主家其後一應不涉佃戶家遠舟車各具○祈年報賽田主酒飯佃戶雞豚

按紹興租額不一此法惟天樂一鄉行之主客俱利兩無欺弊兼以年成登耗頭畝寬隘壤土肥瘠與夫田主濇刻佃戶良頑及斗斛大小米色好醜俱可不計此必先賢農老集商酌定經久利便之策浙西諸

産似宜通行致公同志願者倣焉

義男婦

井田廢而民無恒業富者擬王侯則貧者不得不鬻田宅鬻田宅不已其勢不得不至於鬻身鬻男女鬻者逾屈鬻之者逾亢始焉臣妾之繼乃禽獸之矣嗚呼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類也何忍相爲淩侮如禽獸哉稍知愧耻者竄轉於溝壑不屑爲人僕隷有以也或者重疑之謂衣食而君臣義也言之毋乃過然予所見主人之於僕隷蓋非復以人道處之矣飢寒勞苦不之卹無論已甚者父母死不聽其縗麻哭泣矣甚者淫

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奪其資業莫之問矣又甚者私殺之而私焚之莫敢訟矣服役終身既所甘也世世子孫不齒於鄉黨齊民恥與通昏姻雖有賢知無能自別甚矣夫子孫之於祖父五世而服絕以一日之貧窮患難俛首屈辱以丐其生遂爲世世子孫羞豈理也哉人之大逆弒父與君也當其時戮而誅之洿宮瀦室已矣或法不及施而其遺類在世人知之弗之絕也至於諂附權勢因之通顯如近世分宜江陵之門生劉瑾魏忠賢之假子其可羞惡豈特一口貧窮患難之比哉然自其身以及其子孫亦有汙之不與通者乎而顧於僕隸焉是恥失其倫已竊嘗爲

之痛心王者不作匹夫匹婦顛連無告者莫之何也自吾之身不復收買男女其舊所服役者放遣之不得已則衣食里中老稺一二人以資其力去留聽焉而不以強則庶乎得以獨行其志爾

授田額

義男婦也竊見近俗僕隸都無善良而主人養之深以為病又勢不能以不養因倣公私田遺意酌為恒制與同有是志者試行之

一夫一婦授田三畝地二畝以給衣食賦役主人為之任不奪農時代主人耕田二畝地一畝（任他役使者免其紀綱僕倍）

之或再倍之耕（不代）六十以上歸田衣食於主人不願歸田者聽（自衣食）願去者聽其子女服役者五歲以上一畝十歲以上二畝十五歲以上三畝（田二畝地一畝）二十歲以上及未二十有妻者五畝（田三畝地二畝）不願服役者聽每田百畝僕二人三百畝紀綱僕一人擇其謹愿者推誠待之去其智詐者與情游者（特就吾鄉之產而斟酌其數如此若鄉土不同未可以例論）

保聚事宜

保聚者何也家相保人相聚也處亂世逃兵燹則不免於離散之患離散則墳墓不可知家室不可知宗族鄰里不可知故宜家與家相保人與人相聚也幸而免兵

屢過亂世太平復見墳墓家室宗族鄰里如故皆保聚之力有識者不可不亟講也

一保聚之法以遠舉一人爲之主而以爵與德與齒有其一者相與佐之不得則以信義爲衆所推服者一人爲之主而有智與力者相與佐之又不得則以富者一二人爲之主而凡有家室之慮者相與佐之其事不宜於城郭而宜於市不宜於市而宜於鄉若小市之去鄉不遠者與大市之不爲衝道者亦無不可至於山谷洲島尤爲利焉

一嚴保甲每十戸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一保保有長有

約副一人皆以衆推十保爲鄉鄉有約正有約副二人十鄉爲聚聚有都約正有約副四人皆以衆推或以賢或以德或以齒或以富厚其副者與甲之長則以才凡一戶有事一甲擧之一甲有事一保擧之一保有事一鄉擧之一鄉有事一聚擧之匿而不擧及擧而不以實者罰一戶有警一甲羣起救一甲有警一保羣起救一保有警一鄉羣起救一鄉有警一聚羣起救無事甲守其甲保守其保鄉守其鄉聚守其聚夜行無出鄉出鄉者各以盜賊論其無事而訛言惑人與有事而不救者罰罰輕者遝瓦石給工役重者出米布

一每保備鑼一面銃一具小事擧鑼大事擧銃鄉則以村計器械隨

具弓矢鳥銃長鎗短棍之類惟所能鄉村郎以農具可也要處高阜則置瓦石

一橋必有柵柵必有夫夫必有工食月給米三斗其要害處所倍之岸柵如之市之首尾各有岸柵村鄉不必用或村口有可柵栽則立之可也橋之爲大路者亦可置之夜有更夫市或四人或八人食亦如之

一謹約法鬬毆酗酒賭博紛訛游手盜賊倚勢害人敗類之屬小則甲長處分之不聽甲長以告保長保長處分之又不聽保長以告約正約正處分之又不聽約正以告都約正都約正處分之又不聽都約正以告官司懲創而遷之可也大則甲長告之保長保長告之約正約正告之都約正都約正告之官司按法而殺之亦可也

一審地利凡河之宜開者開宜塞者塞路之宜闢者闢宜杜者杜橋之宜建者建宜毀者毀大要取其紆而曲細而通分而雜本聚之人所至俱熟聚外之人所至俱生兵法所謂乖其所之亦一端也

一舉鄉約鄉約者講信修睦移風易俗之要務也其法本高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言與呂氏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四條而行之每鄉俱有而麗於市月一舉行每鄉置木鐸一人十日一巡既宣導之亦以察其善惡而告之約正以老而貧者爲之月給米三斗銀三錢所以一人心而

固衆志必於此也

一齊耕作聚內之人謂宜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卽有不能聚以達之鄉鄉以達之保保以達之甲勸勸者警惰者濟其匱乏助其不能鰥寡孤獨廢疾者以衆郵之要使四民之外無游食生穀之地無荒萊

一養壯佼地方之有勇敢猶山林之有虎豹也百獸於是乎遠焉朝廷不收故公侯無干城鄉里不齒故草竊多嘯聚今鄉市有聲勢不能驅農夫市人而使鬬莫若募附近之强力者而分處之大市二百人三百人小市百人五十人大鄉三十人二十人小鄉十人五人有事强

者先弱者後彼者呼此者應能耕者處之鄉分田而食不能耕者處之市列肆以居且以教少年之願學技藝者若本鄉本市所有卽以本鄉本市之人當之若遠來應募卽以募得者當之待之以忠信厚之以衣食要於得其心盡其力而已不獨吾勢旣壯人人有可恃之心亦所以解土寇之黨在在無竊發之志也

一安流寓四方多事以宦家遷徙者急則踵接寬則觀望其間豪傑之士多有處之吾地固可爲同舟之濟其雄于貲者亦願以其所有託之賢主人與夫安枕之地今宜凡避流徙與之共田而耕共井而汲智者共其謀勇

者共其力富者共其守下至工伎末作之人莫不慮之得所數百里之間必將望風而至至益衆則勢益强勢益强則守益固不半載之間屹如重地矣

一禁游食如游僧道士賣婆雜戲道方乞丐之類一切不得入聚以內不得已聚口給之食可也（不得已謂憐其死也）

一義勸（設義倉二 義庫一）有田地者歲耕桑畝得米幾何絲幾何宜輸賦稅幾何除奉養給足而外歲出米幾何以助守望者出金幾何以給費用者甲會之保保會之鄉鄉會之聚以聽都約正之用（大商富室不以爲例）

一崇儉約宮室飲食衣服用度不得侈靡非時不得宴會

無故不得飲酒食重肉

一周窮急如疾病不能醫藥死喪不能殯斂壯長不能婚老弱不能養之類同聚施予之

右二項本鄉約中事此特申言之以見其義不可以不舉也

一遠偵望二百里之外十人百里之外十人五十里之外十人厚其貲給不得詭言或衆

一耆辭之士或十人或二十人優其禮食無事啟諭愚民以一衆聽有事排難解紛以安衆志

一聚中居人無事各守其家有事老弱婦女置之內地男

子壯夫處其四邊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格鬬死傷者厚
其貲給養其父母撫其妻子
一歲終會同聚之人而論定之有孝者弟者貞節者義烈
者好學不倦者爲善於鄉者年七十以上者餽以粟肉
布帛各有差勤耕作者多謀慮者有膂力者能急公者
長厚者給以酒肉各有差若朝廷有典大者羣聚之人
舉而旌異之
一將舉事羣聚之人請於巡撫都御史都御史以下之本
兵巡道本兵巡道以下之郡邑然後其勢得行都約正
無其人則聘之他郡可也

保聚附論

一時當危亂猶身不旋踵託墳墓於宗族託妻子於朋友起義旅勤王室上也其次則死職業守封疆此在一命以上凡在官者惟力所能則爲之若布衣賤士與官而廢退者則可行保聚之法聚人民無非朝廷赤子保土田無非朝廷財賦其與出而有爲者其義一也

一處亂世之道保聚爲上避地次之詩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避地者一難也貧者無財不能遠徙遠徙則有瑣尾之患富者多財復不能遠徙遠徙則有誨盜之患避地者二難也捐宗族棄墳墓舍資生之業流離播遷

如焚巢之鳥如喪家之狗避地者三難也知避地之難則知保聚之善矣

一保聚者非以禦大兵也備土寇耳大兵之攻掠止於城郭得城郭則思財賦思財賦則惜人民故大兵必不害保聚也土寇之横行則及市鎮以及鄉村市鎮鄉村相與保聚則土寇不敢近土寇不敢近則無患矣

一土寇之發小者十百為羣大者挾敗散之兵以行或數百人或千人二三千人止矣其心不固利則烏合害則獸散可敵一也隨之者非饑寒則流亡無大豪入其間可敵二也器不利事不集謀不全可敵三也以萬家之

聚當千人之寇寇其不走乎

一土寇之爲害市先受之次及於鄉富貴者先受之次及於中人之家貧賤之人因以爲利而已今而後得反之而已是以保聚之法富貴者欲行而貧賤者不欲今爲富貴者計莫若出其貲力以繫屬貧賤者貧賤者安其業則富貴者安其家矣假如千金之家能損三二百金以爲保聚則七八百金是其物也若吝三二百金之損而保聚不行則千金未知誰爲主者此義甚明人特不思耳

一貧賤之人聞亂而喜聞保聚則幸其無成其意以爲己

則無失耳而或則得焉不知亂世王法不明天道要自不遠喜亂之人卒有不死於亂者卽未必死於兵刃而流離失業農者不得耕工者不得作則將死於饑寒不堪饑寒而去爲寇盜則卒以寇盜而死亦何利之有然則保聚不獨爲富貴其義亦甚明也

一保聚不行則人無可恃人無可恃則不得不流徙流徙則田不耕收貧者無食則益去而爲盜富者無租則不免於速貧是故保聚則有族屬有鄰里有親黨有朋友有族屬有鄰里有親黨有朋友而後有墳墓有家室有妻子有墳墓有家室有妻子而後可謂得全其身緩乎

急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一保聚之法行於市而不行於鄉則勢孤而不足以全且其言麗其人雜倍難行於鄉故嘗以市爲鄉之倡率以鄉爲市之聲援近者十里五里遠者三十里五十里而後不爲孤注蓋地遠則人衆人衆則勢集勢集則備周備周則奸邪阻志而覆爲我用奸邪阻志而覆爲我用則外患無自而入矣

一奸宄寇盜何日無之所畏者朝廷之法耳世亂則法廢法廢則强者凌弱衆者暴寡無者劫有惡者加善此其勢也聚人以爲衆保衆以爲强則奸宄寇盜不敢生心

如是則有者盡善者樂雖無法而無患

一愚民難以慮始保聚之行欲者半不欲者半其欲者半之中猶有以爲迂而無當者此事之所以難爲也惟同欲者數十人斷然爲之而不阻於異論其始也任其費任其勞亦任其怨其既也人各任其費人各任其勞而莫爲之怨卒亦任其德而已語曰躄者不能行瞽者不能視大難至瞽者負躄者有目者視有足者行則俱生矣此義雖小可以喻大

一一方之守或疑以爲不足恃愚謂所憂心不一耳心不一則百萬之師不足恃也心一則千人之羣智者出其

謀勇者出其力厚者出其財何患之不禦況過此而萬家爲聚乎忠武侯曰萬人同心天下無敵今以萬家之力攻取則有不足以萬家一心而爲保鄉土之計豈有不足乎

一吾地處處桑麻無名山巨川之限或疑無險可守愚謂此即所爲險也前輩常論行屯田可以限戎馬之足以溝塗所域不能馳騁也吾地戎馬之患可無虞所慮水兵耳然塘河尚可行舟小港實難舉楫若寇兵離塘三里水陸俱困何恃而敢前特患人心不固則有自潰之勢一夫一騎已足驅突矣然則潼關天府長江天塹豈

足恃乎

一富貴之人自知平日得罪於鄉黨一旦有事必將不免因而誅以其貨財妻子遁跡於深山大澤之間不知山有山寇水有水寇嘯聚如林殺人如戲可畏有甚於士寇者莊生云鄉之所謂知今乃爲大盜積不亦愚乎然則何不稍出其餘以資保聚遷善悔過以回衆心可以釋怨可以安身嗚呼子孫流離祖宗邱壟何望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斯何心哉

一同鄉之人生且長於斯壯且老於斯卽不能無彼此之

嫌即不能無微小之怨今日之事本以同患難務各捐嫌釋怨不賢者讓賢不能者讓能忠武侯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孫江東曰誠恐一事不牢彼此均受其敗與斯事者宜各念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況非吳越者乎

一事有甚迂而實於設險之道不可無者水岸柵之類是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之謂也

一小亂居城大亂居鄉此不易之論也然必保聚行而後鄉可以居不然盜賊公行亂兵縱橫未見其可居也

一風俗偷薄人心離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豈有今外

流寇縱橫二三千里長驅入京師而無一人禦之者明
年[illegible]縱橫二三千里長驅入京師而無一人禦之者
今者禍已及南鄉里之勢岌岌不保而樂變幸亂者始
自衣冠之族先去民望者倡自搢紳士大夫嗚呼可哀
痛也已是以保聚之道一以合人心革風俗爲急盜中
國與戎狄亂賊與貞良仁義與不仁義而已矣仁義則
四海爲一家不仁義則父子爲怨惡孟子曰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一大江以南亂之方始安寧未知何日凡人當爲百年之
計而後得有一日之安保聚既行相與守之百年不變

子孫之世宗族繁茂賢才衆多鑣連軫望起聿太平天
子然後爲保聚之成也

一宋朝郡邑有警使以符下之郡郡以符下之鄉使募鄉
壯連什伍人自爲守擇其賢且能者爲之主事已則息
故諸儒嘗有任守禦之事者近世無此雖甚有力者募
家丁數十百人爲苟全計未有保及鄉土者也故其言
迂而難入其事格而難行今得鄉先生者請於御史大
夫御史大夫下儆而行之則庶乎其可也

乙酉夏五舊京不守潰兵四下人皇皇罔所適鄉里
父兄就予問者日數輩予惟地險人豪無足藉者竝

此以應稍聞來益衆不勝語也書以告之有勸予集事決以筮得遯之姤遂辭墳墓避於歸安盜起復歸轉徙靡定旣數年簡閱敗簏爲念村墟零落毛髮變衰不禁唏嘘流涕也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終